



提要

- 一、國家安全即保障國家利益不受侵害、威脅之謂；國家安全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之基礎；數十年來，我國家安全最大威脅，均來自中共，因此，在國家安全前提下，我國應發揮整體國力，掌握國際脈動，結合區域組織，立足國際；進而主導兩岸關係和平進展。
- 二、冷戰結束，世界新秩序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以及多邊對談和解氣氛中。因此建立共同性國際區域安全為基礎之環境，並使區域安全中具共同利益及互補性國家採合作行動，為21世紀區域安全之必然。
- 三、面對後冷戰時期，多變的國際局勢及不確定之兩岸關係，我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兼顧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積極推展有利於我之國際大環境，在國家安全、兩岸關係、國際安全多重考量下，建立結合區域安全之國家安全觀。
- 四、在邁入21世紀之際，為使我國能主導兩岸關係進展，我應朝「經貿全球化，安全區域化，民主現代化，兩岸穩定化」之戰略走向，進而追求中國之和平統一。

壹、前言

國家安全即保障國家利益不受侵

害、威脅之謂；國家安全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之基礎；「國家安全」概念，古已有之，為政者講求慎戰觀

念與文治武備兼具，以保障國家利益，使國家生存發展不受威脅，皆以國家安全為著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觀念趨於濃厚，國際局勢深受美蘇兩強權力競逐影響，形成國家集團（區域組織）之兩極對抗，使任何國家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國家安全與區域安全、國際安全更息息相關，故國與國間之結盟或對抗，冷和或熱戰，均以能確保本國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益，進而促進區域安全考量。後冷戰時期，蘇聯崩解，世界新秩序重組，居世界首強之美國，其全球或亞太戰略之策訂，乃基於權力平衡，區域安全理念，以結合利益共通國家，組成區域聯盟，求取生存發展，維護區域和平穩定。21世紀在亞太地區，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區域強權，足以與周邊強國相抗衡，而臺海兩岸關係演變，將成為亞太安全問題核心；臺灣地緣戰略價值、經濟實力、民主成就，決定了我國在亞太地區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兩岸分治以來，我國家安全最大威脅，均來自中共，因此，在國家安全前提下，我國如何發揮地緣優勢，提升國力，掌握國際脈動，結合區域組織，以立足國際，進而主導兩岸關係和平進展，實為面對21世紀，永保我國家安全之重要課題。

貳、21世紀區域安全趨勢

一、區域安全與地緣戰略

冷戰結束，世界新秩序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以及多邊對談和解氣氛中。國際政治與安全問題，將隨著世界經濟區域化，國家合作化取向，由冷戰時期偏重之全球性戰略布局，逐漸轉變為「全球」與「區域」並重且相互影響之態勢，未來世界趨勢將走向：

(一)全球性政治及安全議題之重要性，將被區域性政治議題與區域間經濟互動取代。

(二)全球性政軍霸權主導之權力結構，將逐漸被區域性次霸權結構取代。換言之，區域性政經力量影響將取代全球性政軍權力運作，成為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發展特徵①。

就地理觀點，區域乃介乎國家與全球間層級，然就國際事務觀點，世界早已被分成若干不同區域，如亞太、東北亞、東南亞、中東、南歐、東歐、北美、南美等，每個區域各有不同問題，在區域內或區域間又常有衝突發生，對個別國家或整個區域，構成安全威脅，甚至波及鄰近地區。所以區域安全是國家安全延伸，亦是國際安全之一環②。今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走向孤立主義之舊路，任何國

家亦不可能只考慮本國之安全，而忽視他國安全。因此，冷戰結束後，各種區域安全合作，已成為國際事務中重要活動，對於和平維護，危機處理，紛爭解決等問題，國無大小，均應負起共同責任，爭取共同利益，如軍備限制、資源開發、環境保護、人道救援等都必須透過國際或區域合作，獲致解決。

1991年波灣戰爭後，位居世界軍事霸權之美國，考量其國力，難以長期維護全球各地區之穩定，並順應世界潮流，乃將區域安全、權力平衡，納入全球戰略布局中，以確保美國及其盟國之國家利益。目前區域合作組織概有：歐盟、北約組織之擴大、亞太經合會、東協區域論壇、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其組成是以在地區和平穩定下，爭取共同之國家利益。由上列各區域組織形成之地緣關係，不難看出，美國地理學者史派克曼之邊緣地帶理論及克萊恩博士於1975年國際姑息主義瀰漫，共黨勢力擴張之際提出之海洋同盟論等地略理論之影子。

二、後冷戰時期區域安全之必然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全球戰略一直以史克曼所創邊緣地帶論及克萊恩海洋同盟論為基調，美國必須控制歐亞大陸之邊緣地帶，始能稱霸全球。所謂冷戰，實則美、蘇兩強對邊緣地帶控制權之爭奪；雖蘇聯瓦解，美國成為世界超強，並實質掌握邊緣

地帶^③。但世界權力中心之歐亞大陸各地區潛在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後冷戰時期大型戰爭與大規模衝突機率降低，區域安全成為國際政治新重心，但任何國家需要長期獲得安全環境，就必須在國際社會或區域整合上取得更多資源，尤其冷戰結束，各國敵意已逐漸消除，基於利益考量，轉而加強彼此間互動關係，加以合作議題全球化、多元化，使國與國間必須相互依存，克服困難^④。

未來在國際區域環境中，合作與衝突可能同時存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國家利益，相關國家必須建立合作誠意，使和平與安全長期維持，方符安全利益，而區域安全，可透過有共同利益國家合作達成之。因此加強合作性雙邊或多邊關係，是減低衝突、促進區域性與國際安全之必要措施，區域性國家就促進安全與非安全議題所達成之共識，應為區域內所有國家所能接受^⑤。

三、21世紀區域安全之前瞻

前瞻21世紀，美國全球優勢地位，將會因維持國際秩序逐次耗費國力及歐亞各國經濟成長，而與時遞減。就長期而言，未來國際政治、全球地緣戰略，將不可能由某一國家主宰^⑥。換言之，21世紀在美國之後，已不可能再有世界強權出現，隨著國際權力趨於分散，冷戰時期在二元對峙下，被壓制之國際間、區域性

組織將因世局緩和，權力重新分配，而提升功能與地位，國際區域經濟整合亦為未來趨勢，利之所趨，使各國間交流頻繁，進而互相依存^⑦。因此，各國對區域性合作，經濟問題、安全事務等議題共識相對提高^⑧。尤以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更加多元化、複雜化，新興民族國家難以單獨處理國際性事務，且軍備競賽擴大，亦威脅新興國家，均需國際性區域之整合。

因此建立共同性國際區域安全為基礎之環境，並使區域安全中具共同地緣戰略價值國家，或地理條件具互補性國家採合作行動，為區域安全之必須。布里辛斯基在其所著「大棋盤」中強調，歐亞大陸為爭取全球霸權之中心，就地緣戰略考量，概可區分東區（東亞）、西區（西歐）、中區（俄羅斯、中共）、南區（南亞及巴爾幹）四大區域^⑨，每一區域均具地緣戰略之價值，及利益衝突點與安全合作條件，若區域安全，多邊對話形成，則有利美國全球戰略布局，若任一地區出現區域強權或長期衝突，將威脅美國超強地位及國家利益。歐亞大陸，尤其是邊緣地帶，仍為各大國全球戰略之焦點。但就美國言，為延續 20 世紀世界霸權地位，防止區域強權出現，於是乎基於權力平衡之區域安全，一直為美國極力推動，亦為 21 世紀之必然。

參、區域安全與國家安全

一、區域安全與國家安全關係

1990 年前後，世局因兩德統一，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解體，及波斯灣等重大事件，使國際局勢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布希總統適時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理念，以適應後冷戰時代來臨。而冷戰結束，雖然為兩極對抗之國際體系劃上休止符，但在邁入 21 世紀之際，全球仍面對一個不確定之區域安全環境^⑩，在目前多元爭雄之國際新體系下，美國為軍事超強國，但中共、日本、歐盟與俄羅斯地位日益突出，成為「一超多強」之結構^⑪，各區域安全秩序成為世界關注焦點之一，亦對國際政治（地緣政治）產生新的影響，使世界各區域在擺脫兩極體系影響之後，區域安全組織成為國際關係之重心。在冷戰時代，美蘇兩強之敵對性競爭，常決定歐洲、亞太、中東及拉丁美洲區域秩序，但兩極體系結束，造成區域自主性恢復及各國對國家安全之自我掌握，使各地區在脫離強權支配環境後，進行各成員國間之互動，逐步發展出區域新秩序^⑫。

時序 20 與 21 世紀交替年代，國際情勢演變，受到國際社會互動頻繁，及經濟、科技互賴影響，使國家活動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家安全與國

際安全密不可分，形成區域結盟之安全共同體^⑬，展望未來，任何國家在追求國家安全過程，均需結合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安全等三個面向。

(一) 國際政治上將出現多極格局，冷戰時期由少數超強掌握世界之情勢將不復見，國際間權力趨於分散，並重新分配，冷戰時期未發揮功能之國際組織，在未來其地位與功能將更加強。如波灣戰爭之聯合國安理會；科索夫戰爭之北約組織等。

(二) 國際經濟在區域經濟整合後，將形成區塊經濟，各國間敵意降低，經濟、科技等國力競逐成為主流，各國將追求綜合國力之提升，不再偏重國防軍備之競爭，如歐盟、東協等。

(三) 國際安全上，在兩極對峙下被壓制之衝突因素，將逐漸爆發，如種族、資源、主權等，區域內衝突，可能持續出現，但在國際組織介入下，將出現由主要強國主導之集體安全制度及軍事組織，以維護區域穩定。

二、區域安全對國家安全影響

從歷史經驗教訓中，可發現一個國家若能掌握國際局勢發展之脈絡，並巧妙運用整體國力，進行涉外行動，通常能「以小博大」、「反弱為強」爭取國家最高安全利益，尤於國際社會互動頻繁，未來局勢呈現複雜、詭譎現象，在此瞬息萬變之國際大環境下，如何運用國家地緣優勢，

結合國力，據以策定國家戰略，決定外交政策，以掌握未來變與不變局勢，瞭解未來區域環境發展，乃確保國家安全之關鍵課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局勢深受美、蘇兩強權力競逐影響，任何國家已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更息息相關，一個國家在透過經濟、軍事方式來追求其國家利益過程中，必會牽扯或影響其他國家，而伴隨國家間合作與衝突型態之不斷改變，將引起國家決策者對國家戰略之調整及對外政策之修訂。故國與國間之結盟、互動，均能以確保本國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益，進而促進區域、國際安全考量，而其基本，乃基於國家安全所策定之國家戰略、大戰略具以決定之對外政策。如冷戰時期歐洲之北約、華沙組織，亞洲之美日、美韓、美澳紐安保條約及最近之歐盟、東協等，其結盟要件，均以其國家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及與周邊國家之地緣關係，亦即是否位居樞紐位置而定。故就地略觀點，一個國家之國家安全，除來自該國實力外，其地理位置之敏感性亦屬之，如國際重要地區之進出通道或擁有重要資源國家^⑭。50餘年來，美國全球地緣戰略，在國家安全、利益前提下仍以史派克曼之邊緣地帶論為主軸，如1947年肯楠之圍堵政策，1975年克萊恩之海洋同盟論等。其目的在聯合

邊緣地帶國家掌握海、陸權，阻滯共黨集團向兩洋擴張。前蘇聯扶持中共、赤化東歐以掌握麥金德心臟地帶論之樞紐地區，並企圖向南歐、西亞擴張版圖，造成冷戰白熱化等，皆以區域安全與周邊國家之安全與利益結合為考量。

新世紀來臨，亞太地區在國際間重要性日增，臺灣處於亞太地區之中心，東南亞與東北亞交界點，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地緣上，均與亞太地區有密切之互動。近年來，政府不斷加強與美、日、歐之政經關係，尋求兩岸關係和緩，積極推動南向政策，提議建立亞太地區安全體系，及計畫將臺灣發展成亞太營運中心、世界轉運中心等等，無不與亞太地區全般互動有密切關係。然就現實狀況，我在面對亞太區域安全，亦有不易施展之困境，如何兼顧在國家安全與兩岸關係、國際關係中找到平衡點，如何在臺灣優先與利益共享間獲取交集，如何全面顧及務實外交與維持兩岸和平，如何提昇臺灣在亞太地區之合理角色與地位^⑮，皆為確保亞太區域安全中，我追求國家安全之重要課題。

肆、我應有之國家安全觀

冷戰時期我國在亞太戰略地位為民主陣營西太平洋重要據點，及圍堵

共黨勢力伸入西太平洋弧島防線之中心環節；並為美國聯共制俄、聯俄制中共之重要籌碼；蘇聯解體後，中共已成為亞洲強權，近年來更積極整備海軍遠洋作戰能力，準備向太平洋發展勢力，與美國相抗衡，而臺灣是中共海軍跨出西太平洋之重要門檻，為中共東出太平洋必經之地；亦為美柯林頓政府「擴大與交往」政策中，進入亞洲腹地之跳板，未來戰略地位更形重要。面對後冷戰時期，多變的國際局勢及不確定的兩岸關係，我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兼顧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積極推展有利我國之國際大環境，審慎評估我國在亞太地區及世界之政經地位，並運用臺灣地緣戰略優勢，結合國際地位，為中華民國爭取較大空間。在國家安全、兩岸關係與國際安全多重考量下，我應具結合區域安全之國家安全觀：

(一) 國際安全事務方面^⑯

（一）鞏固：與南北美洲、大洋洲等邦交國及美、歐有實質關係國家結為戰略聯盟，長期保持良好關係，增進經貿、文化交流^⑰與高層互訪。

（二）開拓：積極開拓歐洲、中東等開發中國家之經貿市場，分散我國對美、日單一市場之依賴，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爭取更多國際友邦。

（三）聯合：聯合利益共通之國家，如日、韓、越、新等國，依經濟

利益之結合，牽制中共，並伺機拓展俄羅斯、北韓、外蒙之貿易，威脅中共東北亞經濟線。

(四)進展：基於地緣關係，積極進入東南亞國協、亞太經合會及中南半島、紐澳等國，爭取經貿合作及實質關係。

(二)國家安全事務方面¹⁸

(一)臺海問題國際化：臺灣海峽、巴士海峽涉及多國航線與資源，為維護亞太地區安全利益著想，應積極追求臺海安全國際化，使亞太區域安全與臺海安全結為一體。

(二)多邊對談常態化：以正式或非正式，加強並參與相關國家之雙邊或多邊對話，或主動邀訪，具影響力、代表性之國際人士對談相關安全事務，增進國際對我國之瞭解與尊重。

(三)交流活動正常化：以區域安全為主軸，務實外交為基礎，政經分離之原則，與友我國家進行經貿、文化、軍事、政治交流，擴大雙邊關係，並積極參與亞太安全事務研討，使亞太事務國際化，提升臺灣在國際上之重要性。

(四)集體安全具體化：提倡亞太集體安全建構，參與 TMD，擴大與美、日、韓與東南亞國家之安全對話議題，確保國家安全。

(三)兩岸事務方面

(一)暢通對談管道：兩岸對談協

商是緩和氣氛、降低衝突、解決紛爭之重要方式，如民國 82 年 4 月兩岸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後，建立了制度化溝通與協商管道¹⁹，展望未來，寄望中共收起霸權心態，重啟兩岸協商大門，由海基、海協兩會之對話，帶動政府高層互訪與對談，以利兩岸關係和平進展。

(二)共享經濟資源：近年來兩岸經貿往來日趨頻繁，且貿易額以每年超過 10 億美元速度快速成長²⁰，成為大陸經濟改革與我經貿發展動力，相互依存度日趨密切，我可以此為基礎，擴大經濟資源共享，增進兩岸合作關係。

(三)增進文科交流：民國 76 年 11 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衍生出文化、科技、觀光、經貿交流與日俱增，在維持安全自主前提下，更應持續推動事務性，多面向交流，增進民族情感，提昇大陸同胞對我之瞭解與對自由民主渴望，進而促進大陸和平演變。

(四)消除軍事威脅：臺海安全影響亞太安全，更牽動國際均勢，由於中共一直不放棄武力犯臺，使兩岸長期處於軍事對峙局勢，就現實狀況，兩岸不應是軍事的競爭，而是制度之比較，為確保臺海和平，乃至亞太安全，可劃定「非軍事區」或「臺海和平區」，並建立軍事互信機制²¹，消除敵意，化解軍事威脅，以理性方式

維持兩岸和平競爭，創造兩岸雙贏，促進國家統一。

不受外敵威脅之國家，其安全始獲得保障，上述內容僅為個人對排除國家外在威脅，解決兩岸紛爭，確保國家安全之觀點，主在期望以我國特有之戰略地位，經貿實力，與國際區域結為一體，邁向國際組織，進而主導兩岸關係進展，以維護臺海安定與亞太區域安全。

伍、結語

在歐亞大陸海洋與陸地對應之地緣關係下，任一國家要爭立足之地，必須與圍繞大陸邊緣之海洋國家建立同盟關係^②，後冷戰時期，區域合作、權力平衡是支配國際關係發展之主要機制；世局環境由兩極軍事對抗態勢，變成以經貿競爭為主軸之發展趨勢，各國均應領悟到，追求國家安全，除發展綜合國力，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外，亦必須融入國家關係互動中，使能在國際社會或區域整合上獲得更多資源；進而思考如何策訂國家永續生存發展之國家安全戰略。因此，參與區域安全對話或與他國相互合作為運用地緣戰略，爭取國家安全之要素。

回顧我國歷史，戰爭頻繁，外患不絕，尤以明清以後，國力積弱不振，內憂外患不斷，此乃我國雖有優

越之地理條件，卻無至當地緣戰略觀與國家安全觀，求生存不求發展，當「生存空間」、「擴大領土」理論瀰漫之際，我們仍採閉關自守政策，外敵自然入侵，對近百年來歷史影響深遠。藉此研究，以提醒關心國家安全之國人對國際情勢發展之重視。海峽兩岸分治數十年來，長期處於軍事對峙，外交對抗中，因相互的威脅而耗費國力；1991年我政府宣布解嚴，開放兩岸交流，期以和平競賽到和平過渡到和平統一，追求兩岸之雙贏^③，盼能使中共當局了解，和則兩利、分則兩害之事實。在邁入21世紀之際，為使我國能主導兩岸關係進展，我國應朝「經貿全球化，安全區域化，民主現代化，兩岸穩定化」之戰略走向^④，就長期國家安全觀點，應追求中國之和平統一，和平統一的中國是安全的前提、才有更多發展空間、亦才能運用地緣優勢，將國力廣被歐亞大陸及太平洋，促進區域繁榮，達成世界大同理想。

註釋

①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愷藝出版社，21頁。

② 鈕先鍾，「21世紀的戰略前瞻」，麥田出版社，286頁。

③ 同②，53頁。

④ 跨世紀國家安全戰略，麥田出版社，

- 70頁。
- ⑤東南亞的多邊合作，史政編譯局，205頁。
- ⑥布里辛斯基，大棋盤，立緒出版社，275頁。
- ⑦同④，192頁。
- ⑧同⑤，119頁。
- ⑨同⑥，40頁。
- ⑩陳欣之，東南亞安全，生智出版社，48頁。
- ⑪王榮川，跨世紀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研討會論文集，三軍大學，112頁。
- ⑫同⑩，4頁。
- ⑬同④，66頁。
- ⑭同⑥，49頁。
- ⑮張亞中，美國的中國政策，生智出版社，4頁。
- ⑯徐博生，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戰略，戰爭學院印，49頁。
- ⑰聯合報，86年9月10日第3版。
- ⑱劉榮傳，跨世紀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研討會論文集，三軍大學，42頁。
- ⑲潘家宇，跨世紀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研討會論文集，三軍大學，162頁。
- ⑳同④，195頁。
- ㉑中國時報，89年2月12日第3版。
- ㉒同①，81頁。
- ㉓聯合報，88年11月1日第13版。
- ㉔同㉓。

作者簡介

劉榮傳上校，陸官校72年班，戰院80年班，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DNA與鹼基

人體有廿三對染色體，承載所有的遺傳物質，一般稱為基因。染色體是由雙螺旋的DNA（去oxy核醣核酸）纏繞而成，DNA則是組成基因的化學物質，也可以說DNA是細胞遺傳的物質。DNA的結構是在一九五三年由英籍克里克與美籍華生二位科學家發現，他們二人在一九六二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完整的DNA是由兩股DNA互補而成，形狀就像個扭轉的梯子一樣，因此又稱雙股螺旋，梯子中每一個階梯都是由含氮鹼基對相互配對組成。

含氮鹼基種類有四種，分別是腺嘌呤(A)、胸腺嘧啶(T)、鳥嘌呤(G)及胞嘧啶(C)，這些鹼基分為兩組，分別是嘌呤組的A、G與嘧啶組的T、C，這些鹼基位DNA的兩股上，會以A—T，C—G方式配對，就是一個嘌呤配一個嘧啶，因此稱為鹼基對。

含氮鹼基負責攜帶遺傳訊息，因此全世界投入無數心血人力的人類基因體計畫，就是要破解四種鹼基組成的遺傳密碼。

榮陽團隊選擇第四號染色體q22—q24的區段定序，第四號染色體有兩個鹼基，數目是目前接近完成的廿二號染色體（人體除了性染色體以外最短的染色體）的六倍。

摘自聯合報